

張 天 翼

文 学 杂 評

作 家 出 版 社

文 学 杂 評

張 天 翼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093 字数127 000 开本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4}{8}$ 插页4

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9000册

定价(4)0.66元

統一書號:10020·1093

定 价: 0.66 元

目 次

关心和注意的方面.....	1
有关学习鲁迅的一两个问题.....	12
武训的“事业”和“精神”.....	16
“西游记”札记.....	26
契诃夫的作品在中国.....	44
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.....	52
论胡风分子的“才能”.....	54
“在悬崖上”的爱情.....	65
附录 在悬崖上（邓友梅）.....	77
文艺怎样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.....	110
读“美丽”.....	116
附录 美丽（丰村）.....	126
关于莎菲女士.....	153
附录 莎菲女士的日记（丁玲）.....	168

关心和注意的方面

——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談

上午，郭老告訴我們，我們面前有无尽的矿藏，可以讓我們去开采。這句話我們該好好記住。我們的学校的确大极了；是整个社会。我們可用的資料也多极了；包括社会中的一切生活，一切活动，一切現象。

这一点，別的部門的工作同志常常羡慕我們的。我在北戴河疗养院的时候，和那里的休养同志們一起散步，洗海水澡，看打魚，聊天，有一位同志就對我說过：“我們現在只是在休息，疗养。可是你們搞文艺的，在这样的生活里还是可以抓到許多东西；你們不論在哪里，不論做什么，都可以进行你們的业务学习。”

這說得很有意义。的确，我們在厂矿里，在农村里，在部队里，和別的同志們一起工作，一起搞运动，一起学习，——都是同样的。可是除此以外，我們还可以从这里进行我們的“业务学习”。問題是只要我們自己肯去进行，不放过任何机会。这就是說，要我們肯睜开眼睛来看，肯去发掘，肯去抓。然后我們把抓来的东西記住，或是記在脑子里，或是記在簿子里。

抓到的东西越多，記住的东西越多，我們工作起来就越方便。

可是不能就此推断說，我們把生活中所有接触到的东西，全都一把抓，記得住，就是最好，對我們的工作最方便。无所不抓，无所不記，是很糟糕的。假如我是这样一个什么都抓来，什么都記得住的人，人家一問起我，“你們中央文学研究所今天开学典礼怎么样？”我立刻就讓所見、所聞、所感受、所想到的一切，一齐涌上心头：早晨怎样醒来，睜开眼睛看見房間里的家具，陈設——一件一件开列出来。而同时又听到胡同里什么声音：叫卖，車子，小孩子們的歌唱，等等。又看到窗外的雪。然后怎样起床，怎样穿衣，把每一个动作都記述出来。可以談上几个鐘头，写上十来万字，——还没有講到吃早飯。

同志們高兴不高兴看这样的作品——这样的把什么都写进去，什么都舍不得丢的作品？

其实这里所举的，还是挂一漏万。真正要什么都抓得来，記得住，毫无遺漏，是办不到的。即使有人有这样的本領，也不是羡慕。

有所抓住，必須有所丢掉。有所記住，必須有所忘掉：有用的記憶——它自身必涵有忘却，是記住和忘掉的对立統一体。

那么我們所抓来、所記住的是些什么呢？

不消說，是我們所关心、所注意的东西。

一种生活，一种人物，一件事情，一个現象或发展过程，其内部和外部有无数的联系，而表现为无数的方面。我只关心和注意某些方面，某些問題，——有最关心最注意的，有其次的，有再次的，等等。于是把这些抓来，記住。而我所不关心、

不注意的那些，就放过去了。

有的人会关心注意到一切新鲜事物，一切在生长、向上发展的东西；有的人相反，对这些全不感兴趣。有的人会关心注意到这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等等，而有的人关心注意到别一阶级或阶层的。有的人会关心和注意到一个人物的思想和品质等等方面，而有的人专只关心和注意到一个人物的个人运气——发不发财，出不出名，闹恋爱闹成功没有，诸如此类。

以前有一位十几岁的“小开”，读着“三国志演义”，忽然问他父亲：

“爸爸，诸葛亮在刘备那里做事，多少钱一个月？”

他父亲逗他，说是八百块钱一个月。

“那么伙食呢？”他又问。“吃自己的，还是吃刘备的？”

同志们不要笑，那位小开要是发展到现在，叫他去参加工作，那么他头一个关心注意的也就是：“什么待遇？——中灶还是大灶？算是哪一级的干部呀？”——把这些都打听个一清二楚，然后他再把算盘珠子拨几拨，看他参加革命到底划不划得来。

为什么他会关心注意到这些方面，而别的人会关心注意到另一些方面？为什么对同一事物，关心和注意的方面会有不同？

他们是各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出发点来看事物的，因为他们的观点、立场各不相同。

同志们当然明白，那位“小开”——思想没有搞通。他不

CAAS2/04

知道他應該关心和注意的是哪些方面。

至于我們——我們大家也許會這麼想——我們雖然來自各階級和階層，從前我們的觀點、立場可能有問題，可是我們學習過，工作過，鬥爭過，生活過，寫作過。難道這點兒東西都搞不通么？沒有問題，我們知道我們應該去关心和注意的是哪些方面。我們甚至還會拿這去教育別人說：你必須去关心注意那最主要的、最本質的方面，否則你就會犯錯誤。假如你還沒有十分搞清楚這一點，就必須好好學習。我們平常的學習文件，討論問題，總結經驗，可以說就是這方面的學習的重要課目之一，使我們走進那豐富的礦藏不至於不知所措。也由於這樣，我們才能很好地結合政策。這些，已經是我們的普通常識了。

我們要去認識、了解、體會一種生活，一種人物，我們事先就知道應該關心注意哪些方面，甚至先準備好，計劃好，把要點記在簿子上（不象那位小開那樣糊里糊塗），還會有什麼問題呢？

有三個人一同去訪問一個女工，就是這樣的。他們事先研究，討論過，該关心和注意的是哪些，該提出些什麼問題。他們按照這個計劃去訪問。事情進行得很順利，因為有了準備。訪問之後，三個人再把各人的記錄互相參照，補充。要是寫起文章來，三個人都會寫得一樣。

可是他們沒有寫。並不是怕三個人寫出來的一個樣，他們原可以搞集體創作。問題是在：根據這訪問結果寫不出一篇作品來。可以寫出一篇短論，一篇報告書，或是寫得象一

篇作品的提要，以至象一本書的廣告。但寫不起一首詩，一篇小說或劇本，或是一篇通訊報導。

要拿來寫作品的話，總感到還少一點兒什麼東西。

我問他們：“那麼你除開這些方面以外，還從她那里看到了些什麼？”

第一個告訴我：“我們開始談天的時候，她似乎還有點拘束。可是一提到生產競賽，她眼睛里就一亮，還好象一個小孩子在拚命忍住笑似的。”

第二個想了一會，才說：“我記不起還看到什麼。我只覺得她臉子長得不漂亮。身材倒還不怎樣。”

第三個很快地答复我：“你沒看見她那雙襪子！——顏色好極了。可惜不知道在哪里買的。”

同志們可以想象，要是他們三個搞起集體創作來，除開共同的訪問記錄以外，他們就得鬧問題。這一個要把甲方面寫幾筆，那一個卻主張寫乙方面，認為甲方面值不得一寫，甚或根本否認甲方面的存在，認為這是主觀幻想，與真人真事不符合。而第三個呢——所關心注意的方面又自不同，假如沒有共同準備好的訪問計劃，她也許就會忍不住要專心研究那位女工的鞋襪衣裳之類的式樣，顏色，價錢，諸如此類，而把別的方面耽誤了，甚至放過去了。這樣，要是他們各人寫一篇訪問記，誰可以寫得好一些，大家自會知道。

他們三個人所關心注意的方面，有共同的，有不同的。

共同的，是他們知道他們應該關心和注意的方面。不同的，是他們各人感到興趣、愛好的方面。

一个文艺作者的認識生活，不单是开动脑筋去想，还必然会用感情去感。

我們这一行人的思想問題，并不是仅仅指概念，判断，推理等等問題，而是連感情問題也包括在內的。（自不用說，對我們思想有決定作用的我們的觀點、立場，也就決定着我們的感情態度。）

同志們大家想一想看，大概誰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吧。生活里有好些東西——好象不是你去選擇到它們，而是它們自己跑到你腦子裏來的。你沒有這樣想過：“我要關心注意這個。”你毫無準備，甚至連自己都不明白怎麼一來，就情不自禁地抓住了這些東西。

那麼，你所發生興趣的、愛好的這些東西，究竟是不是你應該加以關心和注意的東西呢？

那麼，一個人所發生興趣的、愛好的的是哪些方面，有所謂應該不應該的麼？

這些你當時沒有考慮到，也來不及考慮到。

然而問題是存在的。

也許有人會這麼想：我只要抓住那些應該抓住的方面就行。這是事物的主要的、本質的一些方面：不管我願意不願意，高興不高興，我也得命令我自己去關心注意到。這裡有着必然性。可是別的一些方面——就可以憑我的興趣和愛好，我愛哪些就是哪些：我有我的自由。

這種想法，是把這二者——必須關心注意的方面和你感到興趣愛好的方面——割開，看成井水不犯河水的兩種東西

了。其实这二者是拆不开的：这个少不得那个。在有些场合这二者就相反相成，而在有些场合这二者就会鬧彘扭，甚至鬧到势不两立。

我們只能这么說：对一个事物的較外在的方面，較外在的联系，你爱这而不爱那，問題比較不很大，——并不是沒有問題，因为一篇作品里的任何形象，任何描写，都是构成整个作品的一个有机部分。这里只是說問題比較不很大。那三个去訪問女工的，假如有一个注意到了那晚上的月色，而另两个全沒在意，这都无关宏旨。但到了她家里，他們对她家里哪些方面感到兴趣，这問題就大些了：看誰更能抓到那些足以表現或說明她的某些生活、性格的东西。而从她本人那里感到兴趣的是哪些，問題就更大些。越是有关內在的东西，越是內部联系的方面，这問題就越大——就是說，你感兴趣的、爱好的是哪些方面，就越不能任意。

要是我們对那些應該加以关心和注意的东西不感兴趣，不爱好，我們就会白白地放过許多重要的好的东西。

要是我們对自己强迫命令：“你非关心注意这些方面不可！”可是感到兴趣的、爱好的并不是这些方面，而是另一些方面。这样勉强搞出来的东西，就往往流于公式化，或概念化，或是干巴巴的一点也不感动人。有时候由于作者的不恰当的感情态度，不期然而然地会歪曲了真实。有时候甚至写出这样的作品——所表現出来的东西与作者的主观意图不一致，甚或相反。

同志們最近讀过了几篇唐宋传奇。宋人的传奇里很有些

劝惩之作——例如“楊太真外传”，就是要写出“唐明皇之一誤，貽天下之羞”的。可是作者把那些奢侈荒淫的生活写得那么津津有味，引人入胜；恐怕不会使帝王們感到什么“惩祸阶”，倒是“心向往之”。这些作品的詳細批評，留到学习古代文学的时候再談。现在只要提到这一点就行了：作者的興趣破坏了他的主题。

这位作者也許要抗辯說：“我在这篇文章末尾已經把我的意图說明得一清二楚了，为什么你們还会有这么一种看法呢？”

我們答道：讀者讀一篇作品，是看它所表現的所描写的什么东西，不問你的主觀意图。你的主觀意图和你所表現的所描写的东西一致，那是你在这方面的成功；不一致，是你的失敗。你光止向讀者說明你的主题是什么，是不济事的。必須使讀者从你作品所表現所描写的东西里，去感受你的主题。

通常，讀者从作品里所感受到的，就是作者——不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——从生活里所感受到的。作者的感情，兴趣，爱好等等，要是有一点点勉强，有一点点做作，馬上就会出毛病。一个作者想要叫讀者对美帝仇視、鄙視、蔑視，可是他自己不知不觉地还有一种恐美心理，或是情不自禁地还对所謂“美国生活方式”或花旗牌的“艺术”感到兴趣，爱好，那他怎样去感染、影响讀者呢？一个作者想要喚起讀者来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，可是他自己对这运动不热心，甚至觉得麻煩——“又要赶任务！好，对付一下罢。”那他怎么能去感染、影响讀者呢？

我們想搞創作的人，应当時時刻刻檢查我們所感興趣的、愛好的方面，不要任其自流。

這一點，我們就不比別的部門的工作同志。有些別的部門的工作同志，對某些東西發生興趣、愛好，一時可以不致鬧出什麼問題，而在我們馬上就成了大問題。例如一位做會計工作的同志——假若他對歌劇里的李香香那號人毫不感興趣，而只對林黛玉那號人感到興趣，這有什麼大不了呢？當然，我們可以說他的興趣太不健康，他思想還沒搞通。可是這並沒有影響到他的業務。只要他工作照樣做得好，跟同志、群眾的關係照樣處得好，那麼剩下這麼點兒思想問題，就慢慢改造罷。然而在我們，這立刻就成了問題。這大大地影響到我們的業務：我們的業務就是通過形象把我們的思想感情傳達給讀者；我們——不論有意或無意——會在讀者群眾中傳播這種不健康的興趣和愛好的。

那麼，干我們這一行的人，對哪些東西感到興趣、愛好，就一點自由都沒有了么？

不要耽心。只要我所感到興趣的、愛好的方面，與我所應該關心注意的方面一致，——我所愛的和所憎的，正是我要命令我自己去愛的、去憎的東西——我就得到了充分的自由。在這原則之下，才是真正的自由，讓我可以去選擇我所要的、我所愛的方面，我可以去充分發展我的個性，我獨特的風格。

所以我們的所謂學習，不僅是要獲得認識事物的方法，要懂得應該關心注意的是哪些方面，而且還要修煉我們的感情，真正愛我們所應該愛的，真正憎我們所應該憎的。

我們既然誰都知道我們應該愛人民。我們既然誰都知道，我們之所以對人民的敵人有着大的憎，就是由於我們對人民有着大的愛。那麼我們就應當真正從心底里去熱愛人民。真正從心底里熱愛人民的人，才能把他所學習的理論、政策思想，真正和他的創作生活相結合，而對於人民的一切——生活，思想，感情，要求，希望，發展前途，以及牽涉到人民利益的種種關係，方面，問題，他就會自然而然地忍不住地去密切關心和注意。什麼東西對人民有益處，什麼東西對人民有害處，他有一種特別尖銳的敏感，一碰就覺察得到，而同時也就生起一種感情態度；對前者感到興趣、愛好，對後者憎惡、仇視。

這樣的人，他的感情態度與他的邏輯認識相一致的人，就能很容易地也很自由地在生活中抓住那些深刻的本質的東西，抓住那些動人的美好的東西，——豈但如此，還好象不是他去選擇到這些東西，而是它們自己跑到他腦子里來的。於是他老是記起它們，思索它們，感情一直激動着，非把這寫出來不可；這個我們就稱之為創作衝動。

真正從心底里熱愛人民——可以說是培養我們高尚感情的第一個基礎。

同志們也許會要想：又是“愛人民”！——還是這句老話！我們老早老早就聽見過了。

不錯，是句老話。這句話如果是真理，那就多重復几遍也不會陳旧的。我希望每個人都切實反省一下：我知道是知道這句話，可是我做到沒有？做到了幾分？還是我自命為做到了，而其實不是那麼回事？

、这样反省一下,再联系到自己的创作思想方面,我想是有益处的。

(1951年1月)

有关学习鲁迅的一两个问题

××同志：

再請原諒，座談會我還是不能來參加，因為沒有經過醫生批准。你們所提的有关学习鲁迅的一两个問題，我現在姑且談談我的看法。

魯迅走过的路誠然是曲折的。但所謂“从呐喊到彷徨”，因此就以为魯迅曾經“动摇，退却”，“脱离战斗”，那可不对。魯迅从来沒放弃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。他的彷徨，只是“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求索一条中国解放的道路，是要看看組成中国人民这支大軍的各队伍中，哪是先锋队伍，主力在哪里，战斗力怎样，該怎样作战。他愈是斗争，愈是感到有把这些弄明确的必要。魯迅怎样一开首就知道资产阶级的不配领导和不可靠，怎样沒有看到劳动人民（主要的是农民）潜伏着的革命可能性，怎样期待于青年們（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）而又失望，——这些，咱們在上次談到瞿秋白同志那篇文章（“魯迅杂感集序”）的时候已經談到了，那篇文章里分析得很明白。因此魯迅曾有时感到孤独；感到淡淡的哀愁。然而他沒有一时一刻停止过斗争。要依靠什么主力，虽然还在探索，斗争目标可一直是确定的：反帝反封建。

那么，究竟他那时是不是“孤零零地单枪匹马在作战”呢？